

NO MEN ZHE ZHUANG LOU YO.....



我们这幢楼哟.....

王小鹰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我们这幢楼哟……

王小鹰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在桃源里十号楼，有一群天真活泼的少先队员。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，他们的生活中既有欢乐，又有苦恼。楼里的大人之间，因为历史上造成的原因，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，楼里整天骂声不绝。为了改变这种乱糟糟的状况，他们动了很多脑筋，做了很多工作。

小鸟喜欢春天，河流思慕大海，人心向往着美好的生活。楼里的邻居关系终于变好了，少先队员们积极向上、团结友爱的精神，也得到了人们的赞赏。

我们这幢楼哟……

王小鹰 著

石奇人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字数 31,000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4122

定价: 0.17元



放学后，小汇又被老师留下，“立壁角”了。

都怪小舅不该在临上学前塞给小汇一根泡泡糖，一路嚼到学校，还挺有滋味。上课时，小汇一直惦着嘴里那块滑叽叽的泡泡糖能吹多大的泡泡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撮起嘴轻轻地吹了一口气，想不到它竟鼓起灯泡般大的一只泡泡，并且叭

地一声迸裂了。胶糖粘在小汇的鼻尖上，活象戏里面的白鼻子小丑，引得前前后后的同学都笑了。当然，要不是同桌的明芳举手报告老师，小汇完全来得及把糖藏到舌头底下去，然后再装出啥也没干的样子望着老师。

直到小汇保证从此再不带泡泡糖进课堂了，老师才让他回家。这时，天空已布满了红鲤鱼鳞背般的晚霞。一想到弄堂里的伙伴们此刻一定玩得热火朝天，“小诸葛”王希不知又出了什么痛快的新点子，他心口便象猫爪子搔着般的痒，几乎是小跑步地往家里走。

小汇家住在蓬莱路桃源里10号，挺好找的，就在蓬莱电影院对面，那条狭狭的石子路弄堂，走到底便是。跛脚老爹说，找遍全市没有比得上他们这幢楼的名称吉祥如意了。

在弄堂口那间斜顶的小屋里，跛脚老爹抽着自卷的纸烟，用神秘的语调有声有色地给孩子们描绘过关于“蓬莱”和“桃源”的故事。他说，蓬莱是大海里的一座仙岛，岛上的仙花都象珊瑚玛瑙一般美；岛上的仙果只只都象西瓜一样大；岛上的溪泉象翡翠一样绿，喝一口比现在的鲜桔水还甜；岛上住的都是又漂亮又聪明的神仙，他们劫富济贫，扬善惩恶，本领可高呢。他又说，桃源是深山古峡中的一块胜地，那里没有欺骗，没有凶残，人人爱劳动，懂礼貌，相敬相爱，互帮互助，和一家

人一样……说着，跛脚老爹会从口中吐出一环环变幻莫测的烟圈，把大伙引进了彩云萦绕、鸟语花香的仙境。可惜的是，小汇住的那幢楼已经粉墙驳落，门庭陈旧，并没有它的名称那么美了。

王希真会动脑筋，竟然想出了“狼牙山五壮士”的游戏。小汇拐进弄堂口，就看见伙伴们分作两队，王希和三个“八路军战士”占据了弄堂底那高高的碎石堆；其余的当“日本鬼子”，他们有的躲在垃圾箱后面，有的贴在门檐下。两军对阵，气氛很是紧张。不知哪家的孩子偷出爸爸的旧军装，王希穿上，腰间用宽皮带一束，虽然长及膝盖，倒也显得很威武；还亏他想得出，用块白毛巾缠在额头上，染上一摊红墨水，活象个受了重伤、威武不屈的狼牙山壮士！

“快投降吧，你们已到绝崖边啦！”“日本军官”倒扣着破脸盆当钢盔，哇哇地叫着。

“嗒嗒嗒嗒……”“机枪”横扫。

“叭——叭叭——叭——”“步枪”点射。

“嘭……轰……”“手榴弹”在山崖上炸裂。那些拖鼻涕敞衣襟的“鬼子”在“长官”的指挥下向“狼牙山主峰”——石堆冲去！

“狗杂种，尝尝石弹的滋味吧，打！”王希吼叫一声，捏起碎石掼了出去。

“鬼子”纷纷溃逃，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。围在一旁观战的女娃娃们都拍起手来，为英勇的“狼牙山壮士”喝采。小汇看得眼馋死了，“立壁角”的委屈也丢到了脑后，他把书包一甩，嚷着：“王希，算我一个吧？”

“你敢跳崖吗？”王希站在石堆上问小汇。原来，王希挑选“壮士”的标准就是敢不敢从两人高的石堆上跳下来，结果只有三位“壮士”敢跳，“狼牙山五壮士”便缺了一人。此刻，王希满怀希望地盯着小汇。小汇嘭地拍了一下胸脯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敢！”



王希一挥手说：“快爬上来，当第五名壮士！”

小汇吭吭哧哧地爬上石堆，脱下外衣的一只袖管塞进裤腰里。王希奇怪地问：“你这算

什么打扮呀？”

“我爷爷说，古时候的好汉都这么穿衣服的。”

“去你的，我们是八路军战士，可不是什么绿林好汉。”

王希是弄堂里的娃娃头，小汇只得悻悻地穿好衣服。

山下的“鬼子”又开始了第二次进攻。“准备战斗！”王希的淡眉毛拧成一个团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攥拳地说。小汇的手早就痒痒的了，赶紧抓起了一把碎石子……

忽然，石堆旁边那扇红棕色的大门“吱”一声拉开了，探出一张气球般圆的脑袋，眉毛翘得象无轨电车的两根尾巴，撅着嘴巴尖声尖气地叫：“王希，小汇，你们把工人叔叔修路用的石子丢得满弄堂都是的，我要告诉老师去。”

“告诉就告诉，小‘克格勃’，小密探！”小汇嚷嚷地说。他最讨厌这个明芳了，那两根晃来晃去的长辫子，总想拴得人家一动不动：上课不准看小人书，下课又不准踩在凳子上跑！

明芳弹起眼珠瞪了他一眼，重重地把门关上了。“她会去叫爸爸妈妈的。”小汇担心地看看王希，他天不怕地不怕，独怕妈妈的鞋底。可王希却满不在乎，自顾自地下命令：“瞄准敌人，节约弹药，同志们，狠狠地

打!”

激战又开始了……石块流星般地飞洒，小小的弄堂里充满了火药味。

小汇攒石子正攒得起劲，王希却揉揉他说：“你负伤了，退下。”

“瞎说，我哪儿负伤啦？再说，轻伤不下火线嘛！”小汇怎么舍得退出这热闹的“战场”呢？

王希不理他，脸上忽然显出一付悲壮的神色，学着电影镜头里演员的模样，把伙伴们的脸一张张瞅了一遍，故意沙哑着嗓子说：“同志们，弹药用完了，我们誓死不当俘虏，现在只有一条路了，跳崖！”

“对，誓死不当俘虏！”“壮士”们异口同声说。

“好，小汇，你先跳吧！”王希庄严地命令。

小汇昂首挺胸地站在石堆顶上，正想往下跳，却看见了满地的碎石，要是跳下去，屁股摔在尖尖的石子上，一定比挨妈妈的鞋底板还痛的！小汇害怕了，往回缩了缩身子。

“跳呀！快，敌人要冲上来了。”

“王希，这……我们还是攒石子有劲呀！”小汇缩着鼻涕说。

“你害怕了？胆小鬼，不配当狼牙山五壮士。靠边站，看我跳！”王希生气了，一把推开小汇。

“王希，你可别真的跳呀！”围观的女娃娃中响起了一声唱歌般好听的嗓音。王希听了，越发来劲了，他一闭眼，纵身往下跳……哎哟，屁股被石尖尖蹭得火辣辣地痛，脑袋撞在石堆上，一阵阵发麻……

伙伴们都围上来了。“王希，王希，你摔伤了吗？”唱歌般好听的嗓音就在王希耳边亮起，王希虽然痛得龇牙咧嘴，却强露出笑容说：“妞妞，这有什么要紧，再高……我也敢跳呢！”

妞妞用钦佩的眼光盯着王希额头上的白毛巾，她觉得那红红的真是王希的血在淌……

“妞妞，谁让你到外面疯来的？还不快回家练琴！”乖乖，吓了大伙一跳，妞妞的妈妈傅娘娘不知啥时钻了出来，气咻咻地骂着，拎住妞妞的手臂往家里拖。妞妞撅起了小嘴，月牙眼中挤满了泪水，求援地望着王希。可是王希却不敢惹傅娘娘。孩子们背地里叫傅娘娘“白骨精”，因为她总是把白皙的面孔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。妞妞被她妈妈拖回家去了，王希垂头丧气地呆着。小汇推推他：“喂喂，我们重新跳崖好啵？这回我一定敢……跳。”

王希没好气地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你算什么壮士呀！不玩了！”

“臭美！”小汇知道王希一定是因为妞妞走了心里

才烦的，就划着脸皮羞他：“跟着丫头辫子转，你算什么壮士呢？”

跛脚老爹说，等到太阳钻进大海，夜神就用一块缀满珍宝的黑毯子把大地包起来，于是天就黑了，并且有闪闪的星星。现在夜神一定来了，弄堂里显得蒙蒙糊糊的，小汇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地叫唤起来。不玩就不玩，该回家吃晚饭啦！



二

小汇是准备好回家吃妈妈的“马(骂)肉”的，可妈妈今天没让他“索性野在外面一辈子别进屋”。小汇很奇怪，忽听得里屋有“吭吭”的咳嗽声，才知道原来是爷爷来了！

“爷爷！”小汇象野兔子一样窜上爷爷的双膝，用双手拽住他下巴上的长胡须，乐滋滋地摇晃起来。“汇汇，我的小心肝。”爷爷一点儿不喊痛，象喝醉酒似地眯着眼，在小汇灰扑扑的脸颊上“啧啧”地亲了一下。小汇开始东张西望地四下搜索起来。爷爷是种了一辈子菜的老菜农，现在还当了大队的技术顾问，他每回进城，总要给孙儿带点新鲜的瓜果解馋。小汇很快就在墙角的大腰篮里看见一大堆小灯笼似的红蕃茄，喜得骨碌碌滚下爷爷的膝盖，抓起一只就往嘴里塞。哎呀，津甜的蜜汁从嘴角淌下来，滴在衣襟上了。有爷爷在，小汇才不怕妈妈骂邋塌呢。

吃过妈妈的拿手好菜“葱烤鲫鱼”，爷爷满意地抹

抹嘴，起身告辞了。妈妈千留万留留不住。爷爷说，城里那么多人等着吃新鲜蔬菜，他可睡不了安稳觉。

楼道里黑古隆冬的。爷爷说：“汇汇，把路灯开了，爷爷的眼睛比不得你罗！”

小汇苦着脸，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爷爷，心里真难受。平时他顶爱帮爷爷干点什么的，妈妈喊他干活喊不动时总说：“你这尊懒菩萨，只有你老爷子才推得动。”可今天，小汇却不能替爷爷开路灯，因为楼里的路灯开关装在王希家里。记不清是哪年哪月了，妈妈锁了晒台门，明芳婶娘堵死了通天井的路，王希爸爸就把路灯开关拆下，装到自己屋里去了。这开关原本是王希爸爸安上的，谁也不能阻拦他呀。于是这幢楼一到晚上就变得黑漆漆的，几家人家互相象倒欠了八辈子债，连扫楼梯都是自扫家门前一段，仿佛划着三八线。

爷爷看小汇痴呆呆地站着不动，奇怪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妈妈尴尬地说：“我们上下楼都是摸瞎黑的。”

“哦——你们楼还没有搞好安定团结呀！”

妈妈故意大声说：“反正自家自有自家乐，不理不睬反倒清爽。”

爷爷的白眉毛拧成一朵棉花球。妈妈连忙把一只手电筒塞给小汇，说：“快送爷爷下楼，当心，楼板窄，

又陡……”

小汇拧亮手电筒，仔细地照着爷爷脚下的楼梯。他看着爷爷蹒跚的脚步，昏昏的电筒光中，爷爷的白须发飘忽飘忽，象一团团云雾。不知怎么，小汇的鼻子有点酸溜溜：爷爷真老了呢。倘若世上真有返老还童的仙草，说什么也要寻来送给爷爷。

爷爷的心事和脚步一样重，他呼地吐口气说：“汇汇，你们少先队员的规矩里，有团结友爱、互相帮助一条吗？”

“当然罗，顶重要的一条呢。”

“那你就去把晒台门上的锁打开！”

小汇吓了一跳，这行吗？妈妈会骂他胳膊往外拧，还要用鞋底打他屁股的。其实小汇也希望楼上楼下和和气气的，省得他和王希一块玩，还要提心吊胆怕给妈妈看见……小汇也想起心事来，手电筒光不知不觉斜到楼顶上去。

“骨隆隆……”小汇猛吃一惊，不得了呀，爷爷一脚踩空，从楼梯上滚下去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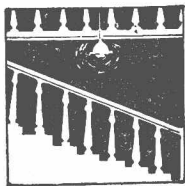
“爷爷——”小汇扯心裂肺地喊着，扑下楼去。他看见爷爷眉心攥得紧紧的，额角上青筋暴了起来，白胡须索索地抖动着，“爷爷——痛吗？爷爷，呜呜呜……”

叭！路灯亮了，前楼、后楼、底楼，门都拉开了，伸

出一张张紧张的面容。妈妈旋风般地从楼梯上卷下来，一边扶起爷爷，一边怒冲冲地数落着：“人家遭了灾，你们看白戏呀？良心被狗叼去了呀？……”

砰！砰！砰！门一扇扇关拢了，路灯熄了。

小汇哭哭啼啼跟着妈妈送爷爷去医院，他心里好恨，恨自己把手电筒打歪了，恨王希爸爸把路灯开关装进屋里去了，也恨妈妈……为啥要把晒台门锁起来，不让别人家用呢？



三

早晨，小汇在迷糊中被妈妈一巴掌敲醒了。

“起来，太阳都照着屁股了，还睡！快，浇花去！”妈妈嗓门大，在桃源里是出了名的。她和“水浒”中一百零八将里的女英雄顾大嫂同姓，大伙当面叫她顾大嫂，背地里称她“母大虫”。

小汇一骨碌翻下床，把头伸到水笼头下哗哗地冲了一会，然后，提着小铅桶上晒台去了。

全弄堂的孩子都羡慕小汇家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晒台。晒台上摆着大大小小几十盆花，都是月季花，一朵朵都象碗口大，红黄蓝白，交织在一起比彩霞还要好看。别看小汇爸爸握方向盘的手又粗又大，侍弄起花儿来就象姑娘们绣花一般巧。爸爸出差了，小舅刚下夜班要休息，浇花的任务就落在小汇身上。

小汇跨进花香扑鼻的晒台，发现原来放在晒台栏杆底下的花盆，都搬到栏杆顶上去了，准是妈妈要让花儿离太阳近些呢。小汇一直埋怨妈妈把自己养成又矮

又胖的个子，要踮起脚才勉强够得着花盆。他用力抬起双手，把水桶擎得高高的。美丽的花朵喝足了水，笑咪咪地向小汇致谢呢。对了，等一下和妈妈商量商量，摘一朵花送给躺在医院里的爷爷，爷爷脚骨摔坏了，医生伯伯说起码要躺一个月！一个月呀，多长的时间，爷爷该多寂寞……

“哎呀呀，真要命，全都淋湿了，这怎么办呢？”猛然间飞来一声痛惜的呼叫。小汇使劲把圆鼓鼓的脑袋从栏杆空隙中探出去张望，倒楣！闯祸了！花盆里的水溢了出来，顺着晒台壁淌下去，正好落在二楼后窗外竹架上的两条棉被上。混着泥浆的水珠在雪白的被里上染出一摊摊褐色的污点，象画家叔叔用墨点出的梅花。

“是王希家的被头！”小汇的心冬冬冬地跳起来。他知道，王希家住着这幢楼二层的后楼，朝北，不见阳光。妈妈把晒台的门锁上了，王希的妈妈霍阿姨只好在北窗外搭了两根竹竿晾衣服。这单衣服风吹吹也能干，可棉被淋湿了，不照阳光怎么干得透呢？难怪霍阿姨要喊叫起来。小汇替霍阿姨犯愁，更害怕王希的爸爸发怒，那个虎背熊腰、浓眉连腮胡的炼钢工人，轻轻吹口气，就象打雷一般响，弄堂里的孩子们都叫他“炮仗”叔的呀！

这时，二楼北窗口探出一双小鹿般灵活的眼睛，是